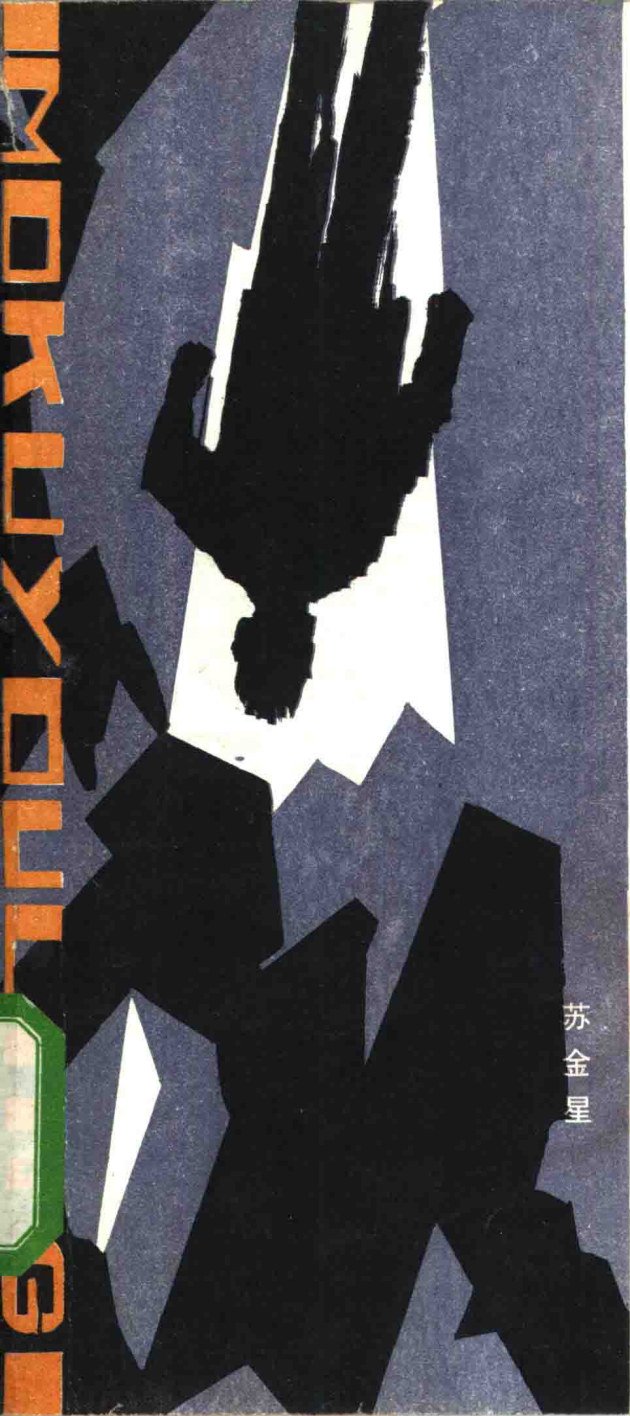


魔窟幽灵

苏金星



MOXUYOUYING

魔窟幽灵

苏金星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唐耀华

魔窟幽灵

苏金星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十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25印张 92千字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沈阳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7,000册

统一书号，10355·239

定价：0.66元

目 录

一、一具死因不明的男尸	1
二、003的出现	9
三、神秘的电话	19
四、夜审孟广文	27
五、谁是凶手	35
六、电灯泡的秘密	41
七、跟踪者的眼睛	53
八、潜逃者	59
九、化妆术的妙用	65
十、狼狗的惊惧	73
十一、江畔谍影	79
十二、奇特的接头方式	92
十三、魔窟幽灵	108
十四、不同的结局	118

一、一具死因不明的男尸

山峰，一座紧挨一座的山峰连绵起伏没有尽头。在群山峭岭之中，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山谷平原，老人们还依稀记得它的旧名叫“三间房”。

那还是很早以前，有三个穷汉，四处飘流，无立身之地，来到这杳无人迹的山谷平原上，他们割草伐木，垒土砌墙搭起三间马架房栖身，从此而得名。

“三间房”南北宽约十二三公里，向西乘汽车出黑熊谷可到达远近闻名的火车站——嘉临车站；平原南面有条小河，叫金鞋河。平原北面有条陡峭的山崖，高约百余丈，全长六公里有余，气势雄伟挺拔，如同一面巨大的屏障，护卫着这片平原。“三间房”东面约八十里处是独龙江。

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期间，利用“三间房”地处丛山之间，既隐蔽又宽阔，将它作为侵略军军火转运基地。他们用刺刃将那些淘金工人逼进剑劈崖山里，替他们修造军火库，凡是抓去修军火仓库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的。日寇在山里修了多少座仓库？仓库修在何处？对中国人来说，就成了永远的谜。日寇投降后，虽然陆陆续续发现了几处，但还有没有没被发现的军火仓库？谁也说为清。时间久了，这个谜在人们头脑中慢慢淡忘了。

“三间房”那荒凉的旧貌，也早就被人们遗忘了。如今已是个拥有二十多万人口的新兴城市——三川市了。

十月上旬，正是秋高气爽，碧空万里的好天气。秋天，

这一年中的黄金时节，使整座山城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氛。

这时，从三川市东城区一处红砖围墙的大院里不断传出阵阵欢呼声、喝彩声和“加油！加油！”的吵嚷声，不知是演戏，还是开运动会，引得围墙外的行人停脚翘望。可惜墙头太高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其实，这院子里既没有演戏，也没有开运动会，只有一些人围看一种类似拔河的游戏。说它是类似拔河，是指它不同于一般的拔河，这拔河的一方仅有一位四十出头的车轴汉子，他两脚呈丁字形前后叉开，稳稳实地站在场地正中，左手叉腰，右胳膊伸出弯成“U”形，一根七米多长，酒盅粗的麻绳套在他的手腕上，绳的另一方有两个宽肩蜂腰的壮小伙子使劲往后拽着，从他们三人额上沁出的细汗珠，知道他们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。可怎么也拽不动那汉子。

旁边有个体魄健壮的年轻人，一个劲地嚷嚷：“草包！草包！二对一，草包！”而那车轴汉子就象没事似地仍泰然站立着，微笑着冲那急得又跺脚又吐唾沫的青年说：“不服气吗？小郭，算你一个！”

旁边有人拍着小郭的肩膀头说：“加上你，也只不过是一对半草包！”

“人家是山东梁山人，知道吗？梁山自古出英雄，这功夫是他家祖传！”另一个人给小郭解释。

小郭从外地调来三川市公安局才三个多月，这期间又正赶上老罗公出，所以他不了解这位老罗。刚才别人说的那些话，他象没听见，还是不服气的望着老罗进去的那扇门，大概他在等待老罗再出来跟他较量吧。

门口人影一晃，老罗果真出来了！不过，他脸上的严肃表情已代替了那憨厚的笑容。在急急地问一个三十多岁的中

年人：“林局长呢？”

“研究003案件去了。”

“喔！003有线索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马上向局长报告……”

这时急促的电铃声响了，做完工间操的人们，纷纷走向各自的办公室，谈话声在震耳的电铃声中隐没了。

小郭也跟随人们向办公室走去，半道被老罗叫住，“同我出去一趟。”小郭虽然不知道叫他去干什么，但他知道这位老罗同志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当然要服从。

一辆越野吉普车从市公安局车库开出，驰过门前流水沟上的水泥桥，来到柏油路上就以全速前进。

车上，除驾驶员老岳，还有四个人：侦察科长罗云先，他身旁坐的是侦察员郭健。坐在他俩对面的是见习法医杨文宣，警犬员小毕。

罗云先向小组的同志介绍这次匆忙出勤的原因：“勘探大队……出事……赵工程师……”由于汽车的颠簸，说话声断断续续。

郭健专注地听着，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地变化。他是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小伙子，今年二十三岁，在公安部门工作有一年多了，今天是头一次执行这类任务，听到情况介绍，心情不免有点紧张。

罗云先把从电话中了解到的情况介绍完之后，车内出现一阵沉默，每个人都在揣测案情的性质。

罗云先，在这个局里的侦察员当中，算是最老的一个，他今年四十多岁，做侦察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。一九五一

年，他刚满十七岁，扔下锄把，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入伍后分派在侦察连当侦察兵。当美李侵略者被迫在停战协定书上签过字，他就回国转业到了地方公安局，还是当侦察员；一九五五年，他调到三川市，第二年提升为侦察科长。别看他经历简简单单，却处理了几起复杂大案，在全省公安系统，当有人提到罗云先这名字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剑劈崖下的地势，东低西高。罗云先一行从市区驱车经由剑劈崖的东部上驰，只有经过剑劈崖才能进入浩瀚的莽莽群山，勘探队队部就设在西头的半坡上。从远处看，它象悬在剑劈崖的腰中间。

吉普车在勘探队门前的大红松下刚刚停稳，勘探队保卫科科长任忠岭急忙奔过来替他们开了车门。他见到罗云先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们可来了！”

其实，从罗云先接到电话到现在，才仅仅过去十五分半钟。

罗云先与任忠岭因工作关系，彼此早已认识，今天又是急事，两人用不着客气。

“王书记呢？”

“在现场。”

“上车，你领路。”

“不行呵！”任忠岭告诉他，“那边尽是松树，汽车进不去。”

“下车！”罗云先向他小组的同志发出命令。他自己首先跳下了吉普车。

“任忠岭扫了侦察员们一眼，二话没说，走在前面，大家急速穿行在松树之间。他们一行人向林中深处走进一百多米，来到了出事现场。勘探队党委书记王建民正在焦急地等

待他们。

现场保护得很好，四周已用一手指粗的麻绳围上了。

王建民同罗云先握握手，立即介绍情况，“同志们！有人可能认识他。”王书记指着树墩旁一具老年人的尸体说：

“他是我们队的赵鼎勋工程师，今年六十二岁了。自我们这个队建立以来，他就在这个队工作，平时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，身体也很好。不知什么原因，突然发现他死在这里……”从他深沉的语气中，听出王建民对死者的哀伤和悼念之情。

在场的人，默默地听着。罗云先和郭健在迅速地作记录。

警犬发现尸体，不安地在地上刨着前爪，从鼻子里发出低低的吠声。

当王建民说完，罗云先匆匆打量一番现场。问道：“怎么发现死者的？”

“啊，是这样——”王建民接着说，“党委昨天研究了撇点的事。今天下午准备找几位工程师和技术员谈谈。一点多钟，技术员都到齐了，只缺许岩和赵鼎勋两位工程师。派人去找，哪儿也没有。两点五十分发现许工程师坐在他办公室里。到三点十分了，才听人说，单福在不久前看见赵工程师和许工程师在这里谈话，我们当即派人来找时，他已经躺在这没气了。”

王建民侧身指着一个五十多岁，身体微胖的高个子，介绍说：“他就是单福，队部的勤杂工。”

单福听到书记把他介绍给公安人员，两只手很不自然地拉拉衣角，跨上前半步，向罗云先点点头。罗云先侧身问他：“你在什么时间看见赵、许两人在这里谈话？”“后晌

两点三十二分看见的！”单福利索地回答。

“你没记错吗？”

“没错，一点没错。”单福肯定地说，“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的。上午，方科长叫我去二号钻井找管理员，问他们还要不要猪肉。叫我一定在下午两点四十分以前赶回来，如果他们需要肉，可趁运货车捎去。我怕误了事，回来时抄近道从这里走的。回到方科长办公室正好是两点四十分。”

罗云先记录完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走到这正好是两点三十二分呢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呢？”单福觉得罗云先多余提这样的问题，稍一停顿，他还是回答了：“我刚才不是说怕误了点吗，我是掐着表走的，走到这儿听林子里有人在吵吵，我一瞅，原来是许工程师和赵工程师二人，为了怕误点，谁还顾他俩，低头看看表，当时正好是两点三十二分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“你听他们俩是在吵架吗？”罗云先问。

“是的。”单福说：“我听是许工程师的声音：‘可耻，这是背叛……’他那声音很高很粗，象是在生气。”

罗云先在记录本上将“可耻”、“这是背叛”六个字下面标上着重号。又问道：“你没有听错吧？”

“不会听错。”单福回答，“我是听到那声音，才向那边瞅的。”

“嗯，还听到什么？”

单福想了想：“没有了。我当时一心只怕误了方科长的时间，哪有心思听他们的。”

罗云先合上笔记本，向单福说声谢谢，就走到任忠岭身边，低声说了两句什么，等任忠岭向队部方向急急走了，才

向警犬员小毕点点头，发出行动的指令。

警犬花豹早已受到周围人们那种肃穆，惶惑的气氛感染，尤其是地上的那个死者刺激了它探寻秘密的天性。当小毕放长手中的皮带，花豹急不可待地蹿进了被绳子围成的圈子内。它先在死者身上嗅了会，又在死者周围地上嗅了几圈，停在离死者两米多远的大松树墩子前，又嗅了嗅，随后，它拖着警犬员小毕向刚才来的方向奔去。这时，罗云先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他用目光示意郭健也上去。其它人却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条通人性的狗，直到它隐没在树林那边去了。

罗云先征得王建民同意，才向杨文宣轻轻地点点头：“咱们开始吧。”

他和杨法医并没进入用小绳围起的圈内，而是绕小绳一步一步向外圈频频地察看着。王建民也在仔细地察看着。

他们从内向外检查有半个小时了，杨法医突然在离死者十多米远的地方轻轻呼唤：“老罗！”罗云先走过去，看到地上有一只自来水笔。他用镊子轻轻拾起，放在一张洁白的纸上。这支笔，不象我们常见到的那种笔，笔杆色黑而粗。他将笔装进一个小塑料袋。三人又继续巡视了一阵，再没有发现别的异迹。

“王书记，我们开始检查死者的遗体吧！”罗云先礼貌地提议说。

“行啊，在这里一切听你指挥。”王建民是个五短身材，态度和藹的南方人。

罗云先将照像机从勘探包里取出，从各个不同角度拍下死者的遗容。

等取得罗云先同意后，法医才进入绳子圈的圈里，开始

验尸。经过反复检查，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，衣服上也没发现可疑点，只是面部残存有通常在惊惧中突然死去的那种人的表情。

这时密林中的光线渐渐暗淡，山风袭来，给人以颼颼凉意。

法医一无所获，抬头看看蹲在一旁的罗云先和王建民，平静地说：“可能是死于心脏病。”

罗云先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，他是个在执行任务时习惯动脑，不轻易张嘴的人。法医虽然作了初步判断，但他并不想立即结束现场勘察。

王建民对于法医的意见无从表示可否，他用征询的目光瞅瞅罗云先，意思是等待罗云先说点什么。

罗云先一直没说话，从勘探包里取出放大镜，再次协助法医检查死者。当他检查到死者的眼膜和鼻腔时，这个很有胆识而又老练的侦察员，象突然遇到可怕的凶神恶煞，徒然间惊得眼睛瞪圆，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，连手上的放大镜也差点掉到地上。不过这只是两三秒钟内的失态，随即他就镇静下来，慢慢站起身，果断地对王建民说：“请你马上派辆车，让小杨同志送赵工程师的遗体去医院解剖，我马上给医院挂电话，请求他们立即做好准备。”他刚迈步，又想到这位见习法医的解剖经验有限，而局里的老法医又另有任务。稍一思忖，转向杨文宣，说：“你跟车去市医院，一定要请他们的外科主任或张大夫以最快速度解剖，千万注意检查血管部分。完了，你直接到勘探队来，我在那里等你。”

二、003的出现

今天，勘探队队部的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。整个大队部被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氛和激动情绪笼罩着。在党委办公室里，任忠岭刚刚向王建民和罗云先汇报完他执行任务时的情况。郭健和小毕就引着花豹兴冲冲地进来了，郭健一声不响地将一个白纸包递给罗云先。

纸包里是一双八成新的黑色矮腰牛皮鞋，罗云先反复端详了一会，递给坐在左边的王建民。

笑咪咪的郭健一直站在写字台旁边，瞅瞅那双鞋，又瞅瞅罗云先，那神情似乎在问：“这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吧？”

罗云先没注意小郭的情绪，指指靠墙的一把椅子让他坐下，说：“谈谈。”

郭健瞟一眼小毕，意思是要他先说。小毕只顾逗他的花豹，没注意郭建的眼色，结果两人都没吭声。

这双黑皮鞋的来历是这样的：郭健与小毕从出事现场紧跟花豹走出松树林，一直来到作为大队部的三间铁盖房的右边那幢，这间日寇留下的仓库，现在被隔成一间一间的小宿舍。花豹在第五号房门前停下，不安地用前爪挠门，门是锁着的。花豹急了，用头向门上撞去，撞得房门山响。

郭建和小毕简单商量一下，决定他守在门外，由小毕领花豹到南边窗下去看看。窗户是上下两扇，上扇开着，下扇关着。房内只有一铺可睡两个人的小火炕，挨炕有个用木板钉成的简易桌，上面整齐地摆着些书籍和日常用品，房内没

有人，也藏不住人。

聪明的花豹，趁主人在察看屋内时，猛地一蹿，从开着的上扇窗口跳进去了，在炕沿下叼着这双皮鞋跳上木架，又从原处钻了出来……

王建民眯着眼凝视着手上这双皮鞋。过了一会，他才用那双鞋在手上狠狠敲了一下，好象是无可奈何地说出三个字：“许岩的！”

在座的人听到王建民说出那三个字，谁也没感到吃惊，尤其是罗云先，他好象已有预料。

王建民把那双鞋包好，又递给罗云先，沉重地叹口气说：“真没想到，这事发生在两个主角身上！”

罗云先很理解王建民此时的心情，勘探队进山两年多，从未发生事故。而现在钻探任务已经结束，那份矿藏报告书再突击几天就能写完，半个月后就可往回撤了。在这收尾阶段，竟出现这样大的事故，尤其是联系到两位工程师，他怎能不急呢？王建民望着面前的几位侦察员，征询地问：“单福看见许岩同赵鼎勋在松树林吵架的事，要不要再找他谈谈？”

罗云先回过头问任忠岭：“他还没走吧？”

“没走。”任忠岭边说边往外走，“我去找他来。”

“请等一等。”罗云先把任忠岭留住，说，“这案子什么性质，一时还难说……”他停了停，好似在斟酌用词，“不过也可能很复杂。我建议趁热打铁，抓紧时间扩大线索。刚才，我给医院挂电话时，有人反映附近五星大队有位叫朴尚元的朝鲜族老人，也看见过两位工程师在松树林谈话，不知道那老人在不在家。”

“好的，我马上派人去找。”任忠岭转身走了。

单福不属勘探队编制，他是市劳动部门从别的单位给临时借调来的。他五十岁的人了，身板骨还很硬实，干活时手脚也很利索。因为他勤快，办事认真，大家对他印象很好，虽然是临时工，却一直留用至今。

这时，他当着在座的人，把在松树林说过的那些话，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。怕大家不相信，末了还举出证人，说：

“我赶回办公室，方科长还看了表，正好是二点四十分。他还问我路上好走不，我告诉他我是从剑劈崖过来的。”

单福话音未落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大高个，端一托盘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，前脚刚跨进门就听他粗声大嗓门地说：“趁热吃吧，鸡蛋炸酱面管够。”

任忠岭给他们介绍：“这位是我们管理科长方吉炎同志。这位是罗……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！”方吉炎把一碗面条塞在任忠岭手里，侧身望着罗云先，笑哈哈地说，“大名鼎鼎的侦察英雄，谁不知道？不过你可不一定认识我大方。吃吧，吃吧，炊事房专为你们准备的。不够，吱一声就来。”他把木盘顺手一拎，优美地在空中划个圈圈，大步往外走去。

罗云先把他的话，说：“来来来，方科长你也吃一碗。”

“我？刚吃过。”

“我们有点事正想请教你。”

方吉炎这才站住脚，操一口京腔：“您甭说请教，有事只管问。您这干请教，把我请蒙了。”

罗云先看方吉炎说话风趣爽快，也就凑兴地挑那面条最多的一碗递到他面前：“今天打搅你们了。来，你也吃一

碗。”

“吃一碗就吃一碗，你看我这块头，刚吃完，迈过门槛，又可以来四两。”方吉炎也不客气，接过面条就吃，“咱们边吃边谈，吃得更有滋味。”

“刚才听老单同志说：他看见两位工程师在松树林谈话的事，对你说过？”罗云先问。

“说过。”方吉炎回答说，又问罗云先，“您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了，你忙吧。”

“好，有事您尽管说。”他把吃完面条的碗底朝罗云先一亮，“哈哈，别看咱俩块头一般大，论吃呀，还数我呢。”他顺手把空碗一一收进托盘，同志们，不够吃吱一声。”迈开他那虎步出门去了。

方吉炎是这个队的元老，自建队那天就有他。因为他管理生活很有办法，又一贯勤勤恳恳，后来提升为管理科长。二十多年来，他总是里里外外，张张罗罗一个劲地忙乎。又兼做大队部的党支部副书记，的确为勘探队做了不少工作。他为人和气，言语诙谐，爱说爱闹，与全队上下关系都很融洽，成为勘探队受人尊敬的一位中层干部。

单福谈的情况还是那些，经方吉炎的证实，没什么差错，罗云先把他打发走了。

吃完面条，刚收走碗筷，保卫科的同志领进来一位朝鲜族老大爷。这老人脸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只是别在腰带上的左袖筒空荡荡的，让人看了不大舒服。

经介绍，罗云先知道他就是五星大队社员朴尚元，当地住户又是老猎手，熟悉这一带的山山岭岭，勘探队初来时请他作向导。虽然失去了左胳膊，右手还能执枪打些松鸡、山

兔之类小野物，也常送给勘探队同志一些，时间长了与队上的人混得很熟。

他没等问，一进屋就说：“吃过晌午饭没啥事，我带枪去北山蹦蹦，转游一大圈，只打了只小山跳。”这老人的汉语说得很不错，不是他那身民族服饰，真不易分清他是朝鲜族人。“我寻思寻思没意思，回家吧。从饿狼嘴下来，来到对过的松树林，听有人在说话。过去一看，是你们队上的许工程师和赵工程师。我没打搅他俩，径直回家了。”

罗云先问：“你老什么时候看到他们的？”

“我没表。”老人继续说，“看日头，约摸有三点来钟吧。”

从老人的谈话中，也只能证明赵工程师在死去之前，许岩确实在场，除此之外，没有找出新的线索。

送走老人，罗云先看看表，已经是七点了。离发现赵工程师的死，又过了三个小时，案情进展不大，再继续局限在这间办公室里，只能拖延时间，而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又特别珍贵。他迅速与王建民交换一下意见，并请大家考虑下一步的工作。自己伏在桌上写出一份简短的情况汇报，让小毕回去送给局长。

直到这时，杨法医还没返回来，也没来电话。罗云先又看看表，他估计解剖再慢，也该有结果了。打发小毕走后，就给医院挂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好是杨法医，他刚听了几句脸色立刻就变了。

“什么？”他大声对送话器喊，“外科主任不在家，还有张大夫呢？”

电话中传出杨文宣焦急的声音：“外科主任和张大夫都去林区医院抢救一名重伤号去了。医院已经派车去接他们，